

謙茗堂饮茶记

文/杨悦浦

清明节前,汉方茶舍主人莫智军和主持人常江邀请相熟的画坛文友张文华、许向群等到翡翠山汉方茶舍,品尝刚上市的明前西湖龙井和狮峰龙井。

我也前去凑趣。

明前龙井,听起来就那么神圣,“茶痴”们不会放过这大好品尝时节。

对于我们很少喝龙井的人来说,能够以龙井名茶为题雅集,是件难得的事情。此前小莫老总已将狮峰龙井送给了画家今荣,我和她冲泡静品,为久违的茶香折服。今天,文友在茶舍謙茗堂品鉴明前新茶,虽大多未在喝茶上用功,到此也就是几杯清饮难说“品味”,但能和茶舍主人们一起尝鲜说茶,进而知茶,都觉得不虚此行了。

文友品茗,意不在茶,重其过程,茶香四溢时,听主人介绍龙井的奇妙和饮茶的奥妙,分享茶舍自创品牌的种类及包装设计,欣赏茶艺师将茶道推到极致的功夫,对室内文化配置品头论足,总之,饮茶愈盛,话题越多,甚至忘情。这个时候,茶是话题的媒介,或为明前龙井之溢出?或为饮茶本属功能?反正此刻茶堂文气涵远,大家在亲和氛围中藉茶山南海北一番,可不,只有茶道才能创造出如此这般的境界啊。

謙茗堂的饮叙,已平铺到文谊界面,情感进一步被龙井之热升腾。

看着这情景,我想起了40年前第一次喝龙井茶的经历。

1979年正值暑热,我被几个科协同事“骗”到了杭州,说是分头办事,谁知他们密谋好了,一到杭州后就去黄山玩耍,让我一个人办事。也罢!我一天把所有的事办完了,余下的时间是等他们下山。难得有这等清闲工夫,买了张杭州地图,开始观览各个景点。

第一个去处,是仰慕已久的龙井村。

清早坐首班公交车到了龙井,村子里外、茶山上下,能转的地方都没放过。看完后有些失望,普通的村落,平常的茶山,不过是村里有制茶人山上长有龙井茶树。未见到龙,没看到井,凭啥叫龙井?想找人打探此地故事,碰上一个兜售龙井茶叶的年轻人,看我买不起扭头走了。龙井茶,既没喝过也没见过,龙井村,懵懵懂懂的跟没来

一样。

回到杭州城里。

去灵隐寺绕了一圈,大殿雄伟,信众磕头,可我不信佛,看了一眼跪在那里的秦桧,就直奔西湖。

西湖之美,倒让我文心荡漾起来,一路无尽地赞叹。

烈日高悬,我这个北方佬就是受不了江南的闷热,加上急着赶景点,汗流浃背,口渴难耐。

到了虎跑泉那里,见有茶馆,立即进去,有位白发“服务员”提着一把大开水壶在应酬茶客,向前打躬道:

“大爷……”

那大爷吼道:“叫同志!”

“噢!同志!我想买杯白开水喝?”

那同志显然觉得我在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”之圣地竟叫起“大爷”来了,不可理喻!瞪着我说:“到了西湖,不喝龙井,你干什么来了?”

“我……想找点水解解渴呀!”

“喝龙井!”老同志命令式地把一个玻璃茶杯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。

“那……”我犹豫着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?是虎跑泉!我告诉你,龙井茶用虎跑泉水冲泡,保证你喝了之后一辈子忘不了!”

“有那么神?”我小声嘟囔着坐了下来。

茶馆(说是茶轩更合适)为便于赏景,门面大开,窗大透风,湖面热浪也就一阵阵袭来,热得我更透不过气来。那白发老同志往茶杯里放上一些龙井茶叶,用大壶里热水冲泡后放到我面前,之后去招呼其他顾客了。看着玻璃杯里细扁的黄色小叶片在开水中不断翻滚,渐渐地又往杯底立着下沉,还有股淡淡的香气溢出。我喝惯了凉白开,想等茶水凉了之后喝完走人。发现那白发老同志老远一个劲地指我的杯子,我不明白。他过来又是冲我吼道:“这茶你要趁热喝,才能喝出味道来!”

我心中好笑。这么热的天,浑身冒汗喝热茶?亏他想得出来!喝茶不就是解个渴嘛,啥味道不味道,喝杯水还“一辈子忘不了”,糊弄谁呀!不过,难得老“同志”特地关照,赶紧喝吧!

一喝,茶水进到嘴里,随着有点烫的热劲儿,开始出现苦涩,随后变成一种清润的香味充满口中,那香味不是飘散在空气中的,而是融在嘴里感受出来的。这第一口,让我好生奇

怪。

接着又喝了几口,那茶水依然靠着热力在嘴里散发着莫名的香气,热汗也从额头胸前渗出,似乎茶水正在把体中热气往外赶,连着又喝了几口,慢慢适应起来。

那白发老同志过来给我往茶杯里续水,问道:“怎么样?”我笑了笑,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指着我说:“一看你就是个不懂茶的人。好好喝!”

第二杯茶喝下去之后,虽然身上继续出汗,可我不觉得像进来时那么难以忍受了。这里的规矩是一杯茶随时续水,直到喝完离开,要换茶得另付费。我在这里坐着,白发老同志不断续水,喝得不急不躁,这当口好像明白一点什么叫“品”茶了。更奇怪的是觉得身上凉爽起来。在这里休息了半个小时,没有了闷热感。

结账时,要三角钱!在坐公交车几分钱的时代,三角钱够我一天的饭钱了!可见这茶馆供应的龙井茶品质不一般。老同志捏着我的三角钱几乎是点我的鼻子说:“三角钱在虎跑泉喝了龙井茶,你将终生难忘!”又来了!

出了茶馆,发现胸背两腋很清爽,更奇异的是满嘴的香味已经渗透进腮帮子久久未散去。唐代诗人卢仝在一首诗中说过喝茶的感受:“一碗喉吻润,两碗破孤闷,三碗搜枯肠,四碗发轻汗,五碗肌骨清,六碗通仙灵,七碗喝不得也,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我喝了几杯不记得了,本是俗人,肌骨浑浊,不会“通仙灵”的,但“喉吻润”“破孤闷”“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”倒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。西湖品茶,似乎让我找到了一点茶在精神上的启悟,接受了,才能够去寻觅茶的文化本源。

带着这股子香气,继续游走,去三潭印月体味西湖古韵,跑苏堤遥想杭州历史,到原国立艺专思祭黄宾虹,在望湖楼重温苏东坡,爬上雷峰塔遗址发了一会儿幽思……

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与茶交集。四十年过去了,那老同志没说错:“终生难忘”。

今天,謙茗堂中欢情浓烈,颇似虎跑茶馆中本地茶友高谈阔论的情景,只是那时我置身度外,而今天与大家在这里文心相通,是那一杯杯无言而清亮的明前龙井茶把一切融在了一起。

莫忘龙井。

暮春之雨



文/贺明文

从山野间残存的最后一点积雪消融之后,便一直在等你。等到芳草吐青,等到“霁柳吹花春已老”。终于,在谷雨过后的第二天清晨,你像曼妙的青衣女子,迈着轻盈的步伐,踩着满地的残花,悄然而至。你在暮春之际翩翩起舞,不疾不徐,飘然而下,轻轻滴落在草长莺飞的春色里,滴落在人间四月的芳菲里。你用一贯的清丽淡雅,告慰这即将逝去的春天。

滴滴答答的细雨,将我从酣梦中唤醒。这迟来的春雨所给予的喜悦,冲走了周末慵懒的睡意。于是便伫立窗前,静静凝望窗外淅淅沥沥的雨。白玉兰树上,几朵已然萎缩的花儿依旧不舍得零落,像不肯离开母亲怀抱的婴儿,紧紧依偎在满树滴翠的绿叶之间。雨水的轻抚,并没能减轻那一份别离伤感,反而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凄楚。春雨如画,用眼睛看,还要用心看。有时,眼睛看不到的美丽,闭上眼才会瞧得见。正如此刻,我的思绪蔓延,寻找到了江南。我不是戴望舒,却同样瞧见对面小巷里走来那个撑着油纸伞,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。擦肩而过时,她对我宛然一笑,我心里便留下了丁香一样的芬芳。

这北方小城的暮春之雨,虽没有江南烟雨蒙蒙的那份迷离朦胧之美,却给人一种心清明静的惬意之感。忽然有一种冲动,想到这轻柔的细雨中走一走,不带任何伞具,就那么独自一人洒洒脱脱地行走,畅快淋漓地淋雨,享受细雨从头到脚、由外至内所带来的清清爽爽。这春雨洗去了满身的尘埃,洗去了内心的惆怅和烦忧,心便澄明如一颗玲珑剔透的水晶,闪着晶莹的光。不过也只能是想想,正常思维下,似乎没人会做这样的“傻事”,真要那么做了,招来的定是异样的眼光或嘲笑。唉,可怜的人们因胆怯和羞涩,因那并不

值钱的面子而畏惧前行,失去了多少体味浪漫和寻找自我的机会。

但我还是没有放弃与春雨亲密接触的念头。打开窗,将双手伸出窗外。凉凉的雨便滴落于手掌。我并拢起手指,那些小水滴便沿着手掌的纹路不断淌向掌心。不多时,掌心就积满了雨水并外溢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双手收回,又慢慢地向一起紧紧合拢,两个掌心的雨水汇成一个小水洼,清澈的水面像镜子一般映照着我的脸。低下头,把脸探向那清澈的水洼,手掌堆起来的水洼太小,只能装下鼻子和嘴巴。但那沁人的清爽,还是传遍了我的全身。于是,贪婪的我,索性将这一捧水全部浇在脸上。那种从心底溢出的快感,难以名状。暮春之雨似乎洗涤了岁月的印痕,此时的我,灵魂仿佛回归昔日那纯真的童年,像一个顽皮的孩子。

总是莫名喜欢雨,尤其这暮春之雨,很容易勾起袅袅情思。淋漓的细雨中,藏着许多故事。有的浪漫,有的遗憾,有的感伤,有的悲切。每一次回忆,便是和过往重逢。只是时间淡化了情绪,当年的怦然心动或者黯然神伤都已化作此刻的会心一笑或不尽释然。那轻柔的雨水,湿润了唐诗宋词,润湿了斑驳岁月,湿润了皱纹里残存着的青春记忆。想起那些往事,心里就像雨滴溅起的层层涟漪,晕开了花。

暮春之雨一直缠绵绵下了一天。入夜,雨滴依旧不紧不慢敲打着窗外的晾衣架,叮咚作响,如一曲不停歇的美妙音乐。已是深夜,窗外湿漉且静谧,最易入眠,可我却忍不住睡去。“暖风吹雨浥轻尘,满地飞花断送春。莫上高楼凝望眼,天涯芳草正愁人。”初夏的脚步已慢慢走近,春天已气若游丝。我并不急于瞧见明日经暮春之雨洗净后的满城新绿,只想让这绵长的细雨多陪伴一会儿,让这安静美好的时刻多停留一会儿。仿佛只有这样,我喜欢的春天便不会离去,那厌烦的夏天就不会来临。我闭上眼,任由那美妙的音符敲击耳鼓,撩动心弦。如果时间就此止步,那将呈现一个最美的梦境:我在春水荡漾的湖面上,在巍峨群山的掩映下,向着前方,自由地行走……

故乡



文/程鸿

读过王开岭的“因整容而毁容的故乡”之后,心里对故乡的思念竟日益加深。我的童年应该说是快乐的,也是幸福的。故乡的风景很美。我把我生长的地方认作故乡,至于父亲嘴里的故乡,我只认作是一个籍贯而已。

故乡于我是村南一条清澈的小河。河面不宽,沿河两岸是树林和果园。河水蜿蜒数十里。五六岁那年表姐曾带我沿着河边

的小溪挖蛤,那种清水河里的小蛤有拇指指甲那样大,青绿色的壳。表姐一下午能挖一大瓷杯。挖来的蛤吐净沙后加清水煮沸后关火,用筷子在锅里不断搅拌张开口的蛤,蛤肉会剥离蛤壳,这种蛤汤很鲜。可惜现在再也尝不到了。

故乡于我是村里一条长长的小巷。小巷呈南北走向,两侧分东西布局的院落。巷子尽头的人家,街门对着巷子口,推门而入映进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照壁,照壁上画着花鸟和写着大大的“福”字。姥姥家在小巷西侧,回门朝东,对门也是一户人家。姥姥家的院落没有照壁,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。院子没有单独垒起的南墙,围起院落的是南面人家房子的后房墙。院子里有一棵大大的梧桐树,春天梧桐紫色的花朵像喇叭,随风飘落。夏天树下可以纳凉,绿荫下长满了青苔。

故乡于我是一井一碾一塘。村中央有一口井,全村人吃水问题都是由这口井解决,井边常会见到洗菜的女人们边洗菜边聊天。村里还有一个大大的石碾,光那个石碾滚子就有两个成年人合抱起来那样粗。村里人会推着碾杆碾粮食。我们小孩子只顾玩,不顾大人的劳累和心烦,看到有碾粮的,我们就双手吊在人家碾杆上双脚离地让大人推着走几圈。村后还有一大片荷塘,村里人称那是荷花湾。夏日里荷塘开满了荷花。小孩子会头顶一片荷叶当帽子纳凉。夏日雨后的夜晚,蛙鸣阵阵,吵得人睡不着觉。乡下的夜死寂黑沉,让蛙鸣吵得睡不着觉的我,会张着眼睛瞪着黑暗感觉害怕。

故乡还有我儿时的伙伴。一个女伴家的院落种了两棵我至今叫不上来名字的花树。每年花开的时候我们去她家玩,

就在她家院子里摘那花吃。花呈粉紫色开得较大,花瓣嚼在嘴里黏黏的有甜香味。她爸爸会画画,她家里有一个装裱精致的大画框,画的是她爸和她妈的合影,画里她妈梳着两条乌黑的大长辫子真是好看,这画作是她爸的作品。我还有一个伙伴家的房子在村里算是最气派的。他家门口有浮雕的石刻门墩。高高宽宽的门檐,推门而入是一个小过道,映入眼前的也是一个大大的照壁。绕过照壁来到院子,有一条碎石铺的甬道直通正房。院落种有石榴等各种花草。走过院子要拾级而上进正房。推开正房的后窗,他家还有一个小后花园。园子里种着几畦蔬菜和果树,后院角落还有个兔子笼,养着灰色和白色的兔子。

村前是一个土坝,坝坡上长满了像灌木丛似的槐柳,村里有些巧人会割这种柳条编筐

子和果筐。翻过坝就是沙滩、小河和沿岸望不到边的树林了。春日里,老师会带着我们一大群孩子停课,让我们在河边和两岸的小树林里疯玩一下午。我们会围沙坝堵小鱼,在小树林里拔芦苇草的嫩芽吃,或者猛地蹦起,拽折一根长长的杨柳枝条,把枝条的叶子撸掉,轻轻一拧,枝条的外皮和木芯就脱离了,把外皮撸下来截成一小段,放进嘴里当哨子吹。故乡的一切现在回想起来竟是如此的亲切,如诗如画。

人生过半,早已远离了自己曾生长过的地方,故乡那些唤起我温情回忆的旧景许多都已荡然无存。清清的小河如今成了干涸的河床。井、石碾、荷塘、青砖灰瓦都已无迹可寻。捡拾故乡,肯定还有些让我遗落的角落,但是在梦里,那些丝丝缕缕的情节一定还会不时地来和我相约……